

女性的证明



常 青 著 昆仑文学丛书 · 昆仑出版社

54140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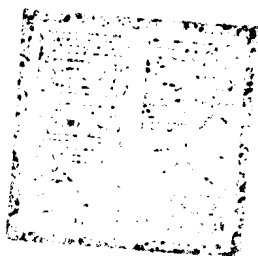
常青著



2 033 8267 8

女性的证明

昆仑出版社



• 昆仑文学丛书 •

女性的证明

常 青 著

昆仑出版社出版（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）
丰华印刷厂印刷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昆仑出版社总发行

•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·印张6.875·插页1·字数145,000

1990年6月第1版·1990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00,001—10,100

ISBN 7-80040-149-9/I·131

定价,2.50元



母亲死后，我开始直面人生。

常青

作者小传

常青，一九五六年生于北京，一九七〇年入伍，曾在解放军军医学校学习，毕业后在解放军总医院工作，后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，现在八一电影制片厂工作，发表过诗、散文、报告文学、小说。

序

徐怀中

常青从小说界脱颖而出，似乎是某一天早晨的事。尽管在此之前，她曾写过不少好诗和散文，但在我的印象里，只是从那篇颇引起一些争议的《白色高楼群》开始，她在小说领域的光彩才真正闪烁出来，并引起了文坛的许多关注。我原以为，常青丢下业已娴熟的诗歌转而从事创作小说，似乎有些舍近求远。然而，当读完这几篇作品后，我才感到，常青在小说创作中同样把自己诗的意境和情感融汇在作品之中了，对她来说，小说和诗没有明确的界限。

作为一位年轻女作者，常青的作品自然有着新时期女性文学的许多共同特征。在她的这几部中篇小说里便不难发现，女性特有的丰富的心灵世界和情绪世界被描绘得淋漓尽致，女性柔弱、纤细、隐微的情感被表现得真实而充分，透过这些作品，我们似乎可以听见女作家心灵深处深情的倾诉、沉郁的叹息和热切的呼唤。与此同时，我们也发现，常青同其他女作家一样，心灵的敏感区大多集中在对爱情、友谊、婚姻、家庭的思索上，目光始终注视着日常生活中的微波涟漪，娓娓地诉说着所有的不幸，为了别人也为了自己而

缠绵感伤。

然而，读完了这几部中篇小说，掩卷沉思，又始终感觉到常青有自己独特而执著的追求。虽然这几部作品描写了不同的领域，它们或是军营，或是地方，或是城市，或是农村，或是医院，或是舞场，也不管它们是如何描写出种种悲哀、惆怅、渴求、希望、痛苦和欢乐，在这种种温柔宁静或骚动不安的旋律中，我们总可以从中听到她对真诚的呼唤，感受到她对理解的渴求。

毫无疑问，正如题目所隐喻的，《喧闹的沙漠》这篇小说的寓意是要揭示出喧闹的城市中，人内心深处寂寞迷惘的沙漠。女记者朱萍和她的丈夫名存实亡的婚姻与平静的分手，简直是一场近乎无事的悲剧。然而，在朱萍那类似于内心独白的意识流中，却处处可以感受到她心灵深处的痛苦和悲哀。常青在《喧闹的沙漠》中把作者的主观视角与人物的主体视角融合在一起，意识的流动幻化成为艺术的虚境，而艺术正是这样来显示它的魅力。当它为了人而歌唱时，它使痛苦光辉，使人们看到蔚蓝而明澈的天空。于是，人的灵魂便在这种清新明丽的境界中升华。朱萍在采访的过程中，终于得到了解脱，心灵的剧烈震荡渐趋平静，温柔善感的内心世界更趋完整。《陌生的情人》中，女护士与那位“陌生人”虽然仅仅在舞场中见过几次，然而，相逢何必曾相识，这短暂的邂逅却使得女护士激扬起自身的精神，使笼罩着蒙蒙灰色的平淡生活闪出了光亮，一切都充满了生命的清馨，世界充满着温柔的爱意。女护士懂得了人生需要友谊，也需要爱，需要坦诚，也需要理解。她把这种爱和理解延伸到自己护理的垂危病人宋七宝身上，使这位病人在临终前通过女护士那颗

温馨挚爱的心，感受到人的真诚与生活的美。我相信如下一段话必定有它的道理：最崇高的爱是一种博大的爱，当它久留我们心中以后，它就会完全占有我们，使我们的眼睛满含泪水，使我们的的心灵充满憧憬。

或许，《空壳》这部中篇小说更是以复调的形式组成一首博爱和理解的交响曲。透过作品中女主人公灰灰对童年生活的回忆，从一位天真稚气的儿童的视角来观察人生、观察社会。她的童年恰恰在一个极不正常的年代，既没有梦的五彩斑斓，也没有天真幻想的自由天空，灰灰的童年是灰色的、黯淡的，但是，童年也并不是仅仅只有忧伤的回忆，严峻的生活中仍然有着温情和抚爱，使痛苦的心灵得到补偿和慰藉。在灰灰的童年回忆中，钟婆永远是那么慈祥可亲，这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曾经经历过人生最痛苦的岁月，然而这位老人却并没有陷入孤独和痛苦中，而是以善良的心灵和诚挚的情感来对待她周围的一切人，尤其是钟婆和狗蹦子大爷那迟暮的却又是极其动人的爱情，更是给童年的灰灰留下了美好的回忆。显然，常青在创作中是以一种善良的、哀婉的、忧伤的人生态度来看待这些在生活中承受着重荷的女性，从愚昧、原始、古老的生活图景中去发现和讴歌这些普通女性真诚、善良和人道的品质。

相比之下，《白色高楼群》这部中篇小说似乎显得略为复杂一些。通过某医院的人事纠葛，既写出了尘世的喧嚣，世态的炎凉，也写出了人才脱颖而出的艰难，更有着对真诚和理解的热切的呼唤。这部作品从女性的角度，展示出作者对城市生活现状的平庸、生活内容的乏味、人际关系的复杂的深切忧虑。与此同时，这部作品又通过院长陆亦坚的形象，传

达出对人的尊重、信任和温暖以及对友善、仁爱和宽容的呼唤。尤其是坐着轮椅车的肖琳，是那样一位安然、恬静、普通的女性，生前没有惊天动地的业绩，死后更没有巍峨矗立的丰碑，然而，她却宛如一位洁白的女神，有一颗纯洁的、真诚的、坦荡的心灵。三十年前她因有海外关系主动与深爱着的陆亦坚分手，三十年后她又以病残的身躯全力扶持着宋子成的事业。显然，在肖琳身上凝聚着作者对虚静忘我人格理想的神往。不难看出，作者在肖琳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中，自己也获得了一种精神深处的感动。

读完常青这几篇小说，总感到融汇其中的一种忧郁的悲剧氛围，冷峻的叙述中洋溢着无限的惆怅。或许，每一个作家的创作都包含着一种必然的选择。对常青来说，她写了许多女性的悲剧，以诚挚的情感热烈地为她们哭，为她们忧伤，为她们流泪。人们无须从她的作品中去寻找有多大的艺术力度，而是往往可以从中发现深刻而细腻的情感表现，仿佛借助爱的温婉倾诉，和读者交流着久蕴心中的严峻忧虑和思考，这样是否更能把握住常青的创作个性和风格呢？

1988年12月

目 次

序.....	徐怀 中(1)
喧闹的沙漠.....	(1)
陌生的情人.....	(59)
空壳.....	(111)
白色高楼群.....	(138)

喧闹的沙漠

忘了带钥匙。

出门的时候，她记得很清楚，把钥匙放在裤兜里了。没错，右侧裤兜，她总爱放在那只兜里。她还摸了摸兜，好象摸到一串挺硬的东西。眼下不翼而飞。

不翼而飞，她笑了。这词用得准确，问题是钥匙真没了。

她用指尖捏过兜底，一无所获。

一张张远行的面孔在她眼前掠过，被她放大的剪票声在耳畔响着，她的额头上渗出了汗。

钥匙哪儿去了？真的真的，我把钥匙放在哪儿了？她搜索着记忆的角角落落，拼命追忆着钥匙的踪影。写字台上？有一次，就前几天的事，她把钥匙落在写字台上，可这次不会，出门的时候她看过写字台，因为想计算一下地铁到火车站的时间。写字台上除了闹钟什么都没有，这不会错。抽屉里？她从不把钥匙往抽屉里搁，再说也没有任何理由把钥匙搁抽屉里。要不就是，她吓出身冷汗，扔锅里了。煮面条时，确有当啷一响，当时没在意，没准真把菠菜和钥匙一起

扔到了锅里。

她在肩上蹭了一下脸，似乎真品出了面条里的钥匙味，涌上一股恶心。

想象着钥匙受难的样子，钥匙链上有只猴子，铜的，他送她的生日礼物。这下可好，猴子面条一起煮，不知是给猴子消毒，还是吃什锦面，反正全完了。

想到回来时进不了屋，想到不是撬锁就是砸玻璃，她咬紧牙，狠狠打了个哆嗦。

她和他一样，说不清，也许和他们的父母一样，坚信家丑不可外扬。

吃饺子，他们在屋里包好再端出去煮，韭菜大蒜绝不沾边，怕人闻到后有所议论。吵架，据说家家都吵。他们不会在外面吵，偌大个走廊，哪怕只跳跳眉，也会家喻户晓，起码瞒不过撒切尔夫人。

撒切尔夫人是个退休的老太婆，她最恨女人和男人吵架。用她的话说——现在的女人，我不是吹，连我们一根小脚趾头都比不上。她提高嗓门，眼睛一定是瞟着某个男人。公不公，母不母，全成了肉鸡。朱萍除外，她特此声明。

撒切尔夫人是孤老太婆，男人死于肺气肿，无论她怎么骂，男人们笑笑，女人们撇撇嘴，再说肉鸡也挺好吃。

她和撒切尔夫人住对门，过去吵架都在被窝里吵，现在又撬锁又砸玻璃窗，怎么能瞒得过她呢？

统子楼无秘密可保，虽然和平解决，早晚有一天得哗然全楼。

她尤其怕丢人。

离婚后她很少出门，连厕所也不去。怕见生人也怕见熟

人。生人得寒暄，熟人得打招呼，还有就是客套，绕来绕去挺别扭。

您吃了——

下班啦——

做饭呢——

这些简短而又亲昵的客套必得在精确场合、精确时间和精确方位用迅速而又漫不经心的口吻说出来。她恨死了这些客套。为精确起见，她把这几句客套筛选了一下。经过筛选，她发现问吃了吗——这句话机动性较大。有白班有夜班，有上班的也有不上班的，问吃了吗比较经济。

只有一次例外。

她半夜上厕所，恰碰撒切尔夫人也上厕所。迷糊中她想起客套，忙问——吃了吗？吃多了，撒切尔夫人瞥她一眼，吃点黄连素。是说她吃多了还是她自己吃多了，是让谁吃黄连素，至今悬而未决，没搞清。

要以前，这样的事常有发生，她会跑到传达室给他打个电话。

喂喂，钥匙落家了。

他会回来，但会教导她。下次——听到没有？下次锁门的时候要摸一摸裤兜。

摸了——真的摸了，谁想它会跑到面条里。想到还剩的小半锅面条，她想幸好没倒，不过也难说，没准儿一倒反倒看到了钥匙。还是没倒好，要倒倒在便池里，连抽屉钥匙也没了。

猛地少了一个人，饭总做多。邻居们倒是问过，说他出差了。只要撒切尔夫人在场，次次为她捧场——

瞧人家那小两口，我不是说的，胶和漆也没那么粘乎。

是粘乎，好着呢——

离婚申请上有如下结论——

和朱萍结婚以来，先是无休止争吵，后来发展到彼此难以容忍，感情破裂。鉴于目前没孩子，我们双方都同意解除这种名存实亡的婚姻。

财产（包括存款）归女方所有。

财产——不过几件家具和七百块现金。她把存款给了他，自己留下了家具。

内容和形式终于统一了，没统一的只是舆论。

他可以一走了之，回他父母家（他父母离休后有座小楼够他住半辈子）。她还得在统子楼住下去，和撒切尔夫人捉迷藏。

想到撒切尔夫人咄咄逼人的目光，想到那些传闻、那些手势、那些含义莫测的审视，她绝望地夹紧了头。

名存实亡，她发现人们在遣词造句时很滑稽。何谓存——何谓亡——离婚的前两天他们还在一个被窝里睡觉，怎么落实到纸上便成了名存实亡？

走出街道办事处，他临别赠言——

我可告诉你，他说。再忘了带钥匙你可别找我。

他穿出胡同，跨上一辆刚好到站的车。

她愣了一下。

看着他消逝在那辆红色的车里。

她记得他旋转了一下眼珠，只一下，很适合他的特点，他从不作无用功。

她恨死了他的古板。即使在那种时候，书上面说那是一

个人感情的高潮，他也在例行公事。早晨上班的时候他会准确地吻她。只一下，不吻嘴。不知是她没教给他，还是因为她没刷牙。她想起她写稿时的情景，把一个又一个方块字填到格子里，名存实亡——存的是格子，还是方块字？

她镇静下来，想起还有一把钥匙在他那里，心稍稍安稳了一些。

票——

她掏出票。

车票板板正正，有棱有角，象他的脸。

钳子在车票上咬了一口，她象泡胀的蛆，正极力挤过缺口往外逃。

走上踏板，歪了一下，列车员扶住了她。

您几号车厢？他手里有串钥匙。卧铺，错了，我帮您拎。他替她拎起旅行袋。

她高兴起来，习惯性地喋喋不休——

小时候真喜欢旅行，最崇高的职业就是看看世界。

您宇宙飞行员？

哪里，记者。可我最最以前的志愿是当个列车员。戴一个菱形标志，永远在飞驰中观察世界。

您说错了，戴菱形标志的是列车长，您在飞驰中也顾不得观察世界，列车长对冷空气过敏，夜里得在被窝里治病。

她把她的旅行袋搁到了卧铺车厢门口，轻轻地、玩似地把钥匙抛了两下。

有事找我，我姓吴。口天吴，不过也犯不着找我，我不管卧铺。

你们不调换？

调是调的，我不去。看坐着的人比看躺着的人有意思。人坐那儿你不觉别扭，一躺哪儿，您别笑，我就想起我奶奶纳的布鞋底。我奶奶纳鞋底时就象缝小人。立在那儿，人站着，搁平了，全死了。

她笑了，他也笑了。

她用目光把他送上车，看他消失在门框里。

口天吴，注定被人遗忘的人。

她想起他说的鞋底儿，有趣。她记得他姓吴，现在记得，将来记不记得没准儿。帮她拎了拎东西，手里拿了串钥匙。

不该接受这次采访。

不得不远行的时候，为什么非要戴镣铐行走？

写别人的故事，再把别人的故事讲给别人听，曾经使我迷恋，使我向往。在永恒的领域里寻找一个永恒的位置，坐上去，俯视别人也被别人俯视，这就是我的理想？

在人生的海洋里漂泊得太久了，无穷尽的采访。争版面，抢头条，跑许许多多的路，铺一小块铅字的乌云，这就是我的职责，我的使命，我的存在和我的价值吗？

一个珠宝店的售货员，准确说是一个青年，在夜间值班时发现歹徒闯入（歹徒企图盗窃珠宝店的珍贵古玩）。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（歹徒手持凶器），售货员临危不惧，智斗歹徒（据说歹徒曾想拉拢他）。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（最要命的一刀离心脏只有半公分），抓获了歹徒，保护了古玩，被授予V市优秀共青团员的光荣称号。

干吗让我去？

异性相吸。记者部主任挺温和，他给她一摞稿纸。去

吧，你去挺合适。

这类谁都可以驾驭的题材，这种司空见惯的文章，即使不写，于我损失什么。

不去，我最近没兴趣。您知道，我最近不能采访。

当然当然，主任搓搓手。正因为你心情不好，是没错，这种事，主任的眼球凝固了一下。是，这种事谁摊上也不好过，所以我们才决定让你去。

为什么？

不要凡事都问为什么，有答案吗？有的有的没有。有答案的你读读它，没答案的也别问。明白了吗？适可而止，凡事都问为什么不是好习惯。主任半认真半开玩笑。再说，不能凭兴趣。

是的，不能凭兴趣。注定了无牵无挂，注定了孑然一身别无所求，为什么还要有兴趣？命运在炒菜锅里噼噼地响，注定听故事，写永远写不完的故事——

故事，小时候多喜欢听故事。听故事，写故事，也许就从那时起，酿就了一生的起点。

今天，老师举起手。她站在讲台左侧，红鞋子红帽子，连衣服也是红的。我给你们准备了一个最好的故事。老师轻轻地抚摸着她，我要给小朋友们讲的是一个法国的故事，这故事的名字叫“小红帽”。

孩子们，你们知道小红帽吗？她是一个法国小姑娘。你们知道法国吗？

这就是法国，老师把地球仪放在讲台上，指着一小块土黄色。他们和我们一样，是一个国家，现在我就来给你们讲小红帽——